

進入新年，北京連降幾場瑞雪，銀裝素裹，分外妖嬈，有雅興的市民不畏寒冷，踏雪賞景，別具情趣。

北京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西山晴雪」，就是賞雪的極佳去處。

北京地區自遠代始稱「燕京」，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金代第四任皇帝完顏亮由東北地區的上京會寧府遷都至燕京，命名燕京為中都大興府。燕京至今還是北京的別稱。

金中都西部的西山和北部的燕山，都是太行山的餘脈，其中香山位置最靠近城區，第六任皇帝金章宗更是喜愛遊山玩水，他時常在香山避暑和遊獵，又在香山營建了會景樓、祭星台等處樓台。相傳金章宗在香山永安寺南側休息時，夢見射出箭落地之處有泉水湧出，醒來命人依照夢境挖掘，果然掘得兩眼清泉，因此命名為「夢感泉」，就是現在雙清別墅附近的「雙清泉」。

金章宗遷將金中都的八處景觀命名為「燕京八景」，其中北海的「瓊島春陰」是春景，居庸關的「居庸疊翠」是夏景，中海的「太液秋風」是秋景，香山的「西山晴雪」是多景。

清代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乾隆皇帝在香山建成了靜宜園，園中地勢最高的房屋，在香爐峰東麓的「香霧窟」景點。乾隆皇帝題刻的「西山晴雪」標誌石碑，就立於香霧窟北側的山坡上。



香山是西山群山之一，當年金章宗命名燕京八景時，西山晴雪未必特指香山。清代乾隆皇帝對燕京八景的名稱做了調整，並且在八處景點分別設立了標誌石碑。乾隆皇帝將西山晴雪石碑立於香山頂峰東麓的「香霧窟」景點，這裡確實是觀賞西山雪景的佳處，而且還可以依稀望見京城，切合了燕京八景是位於燕京地區的語境。

香山雪景亦有名

許揚

萬壑晶光迎曉日，千林瓊屑映朝晴。寒凝澗口泉猶凍，冷逼枝頭鳥不鳴。只有山僧願自在，竹爐茗碗伴清高。

雪景詩在文學史上，當年金章宗命名燕京八景時，西山晴雪未必特指香山。清代乾隆皇帝對燕京八景的名稱做了調整，並且在八處景點分別設立了標誌石碑。乾隆皇帝將西山晴雪石碑立於香山頂峰東麓的「香霧窟」景點，這裡確實是觀賞西山雪景的佳處，而且還可以依稀望見京城，切合了燕京八景是位於燕京地區的語境。

雪景詩在文學史上，當年金章宗命名燕京八景時，西山晴雪未必特指香山。清代乾隆皇帝對燕京八景的名稱做了調整，並且在八處景點分別設立了標誌石碑。乾隆皇帝將西山晴雪石碑立於香山頂峰東麓的「香霧窟」景點，這裡確實是觀賞西山雪景的佳處，而且還可以依稀望見京城，切合了燕京八景是位於燕京地區的語境。

雪景詩在文學史上，當年金章宗命名燕京八景時，西山晴雪未必特指香山。清代乾隆皇帝對燕京八景的名稱做了調整，並且在八處景點分別設立了標誌石碑。乾隆皇帝將西山晴雪石碑立於香山頂峰東麓的「香霧窟」景點，這裡確實是觀賞西山雪景的佳處，而且還可以依稀望見京城，切合了燕京八景是位於燕京地區的語境。

馬寧與《椰風膠雨》

許定銘



原名黃震村的馬寧（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一），是福建龍岩人。一九二七至三二年間，他曾就讀於上海大學及南國藝術學院。學生時期的馬寧已是熱衷革命的年輕作家，曾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九三一年赴南洋，任馬來西亞普羅文學藝術聯盟主席。抗戰時期在桂林、廣州、香港、新加坡等地從事革命文學創作，寫了《處女地》、《鐵籠》、《香島煙雲》、《陸根榮》、《綠林中》、《廉價之馬》……等二十多本長、短篇小說及劇本。建國後馬寧曾任福建省文教部文化處處長及省文聯主任、副主席。

如今大家見到這本約八萬字的長篇《椰風膠雨》（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六），一九四三年在桂林文化供應社初版時，叫《南洋風雨》，那是廣西圖書審查處秘書何名忠的意思，馬寧不喜歡，故而在再版及香港版時改回原名《椰風膠雨》。

此書是馬寧在桂林的防空洞內寫的，出版後，史沫特萊認為是本很有價值的作品，很想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並囑馬寧寫了英譯本的序言附於書內，可惜後來並未出版。

《椰風膠雨》寫的是馬寧一九三一至三四，及一九四一年兩次赴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從事革命活動的經歷和見聞，其報告成分重於創作，應該是本報告文學而不是小說。



從前，人們稱那些不上班、在家相夫教子的婦女為「家庭婦女」，如今則時興叫「全職太太」或「全職媽媽」。近年來，內地都市的全職太太大增，而且全職太太有高學歷低齡化的趨勢。



因為下崗失業，一些婦女被動做起全職太太。近年來，本已嚴峻的就業形勢，加上金融危機的影響，令內地求職者找工作越來越困難，而與男性相比，女性受到的就業歧視更多。不少女性，因找不到工作或下崗失業，只好在家當全職太太。還有部分原本有工作的婦女嫌工資低勞動強度大、而她們的家庭又有豐厚的收入，因此情願辭職回家做全職太太。

在求職艱難的情況下，有一些女大學生畢業前不忙找工作卻忙於微婚，準備嫁給富男當全職太太。有靚麗的大學四年級女生說：「現在工作難找，還不如早日嫁入豪門當少奶奶。」還有女大學生表示，若能嫁給有經濟實力的男子，即使不當全職太太，也能輕易找到好工作。畢業前找富男，對於某些女生而言，可謂「一石二鳥」之招。去年底，廣州有兩名富家公子通過婚姻獵頭公司大張旗鼓在多間高校微婚覓校花，在社會各界的一片反對聲中，仍有三百多名在校女大學生應徵，希望成為富男的妻子。

而為了照顧孩子，有不少初為人母者，當起了「全職媽媽」。多年來，內地都市普遍存在「找住家保姆難、找有責任心又擅長哺育教養幼兒的住家保姆難上加難」的問題，而住家保姆的工資又逐年上升，於是，一些職業女性、尤其是工薪不高的職業女性，生孩子後情願辭職在家當「全職媽媽」，等孩子長大後才重新工作。

廣州女黃女士，原本在公司當文員，月薪二千五百元，生兒子之初，她請了一位住家保姆，每月除支付保姆一千八百元工資外，還要包保姆吃住，僅一日三餐，保姆的伙食費至少五百元，但缺乏城市生活經驗和育兒經驗的保姆卻讓她不能放心上班，需要請孩子的爺爺奶奶幫忙監督保姆工作。後來，她乾脆辭職在家當全職媽媽。黃女士說，自己照顧孩子，減去請保姆的花費和自己上班的交通費，其實開支並沒有減少，更重要的是，孩子有媽媽照顧更利於健康成長。

雖然，許多人羨慕全職太太不用上班，但也有不少女性不願意當全職太太。據去年年中「做全職太太好嗎」的網上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者表示：「好，不用出去工作讓老公養着，很爽」；但同時有逾五成一的受訪者表示：「不好，女人在家不賺錢會讓婆家看不起」。而去年年底的另一項調查則顯示，七成職場女性對「全職太太」說不。

不願做全職太太的原因包括：擔心不上班掙錢靠丈夫養，萬一婚姻破裂，生活無着落；擔心不上班生活枯燥，成天圍着鍋台和孩子轉，跟不上時代，成為婆婆媽媽的黃臉婆，失去丈夫寵愛……

相比之下，「半職太太」更受歡迎，利用家務之餘的空間時間，或幫丈夫開的公司管賬，或投資理財，或開網店，或接設計文案等工作，在家做SOHO一族，既照顧家庭又獲得收入。

喜歡冬天

毛周林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個季節都有它獨特的風格與景觀。有人喜歡春天，因為他們覺得春天是萬物復蘇的季節，能夠給他們帶來希望；有人嚮往夏天，因為夏天氣候溫暖；也有人憧憬秋天，因為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還有人熱愛冬天，因為冬天能夠帶來冰雪。應該說，在所有人中，喜歡冬天的人並不多，因為它寒冷，一想起那刺骨的寒風與透明冰冷的冰塊，相信許多人都會望而卻步。儘管如此，筆者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冬天，喜歡冬天，是永恆不變的生命追求。

每當冬天的到來，總能讓我陷入沉思。看着那一片片蕭殺、乾冷的景觀，每讓我浮想聯翩，想起許多許多，並會因此感慨良多，高興之餘，甚而還會吟誦幾首有關冬天的詩或詞，寫幾句有關冬天的句子，以示抒懷。

儘管冬天給人的感覺總是那麼的淒美、乾燥、寒冷，想起冬天，似乎就不能不讓人想起諸如寒風、冰雪、枯枝這樣的詞語，好像冬天在人們心目中並不是一個多麼美好的詞語，而是一個沒有溫暖的詞。即便如此，筆者對於冬天的熱愛卻絲毫都未動搖，更未改變。

冬天裡，無論走進哪片樹林，都會見到不少光禿禿的樹幹，因為它們落光了葉子，但它們的生命是存在的，只不過它們暫時進入了冬眠。放眼望去，綠葉已然不多，只有一棵棵松樹還枝繁葉茂地挺立在那裡。

冬天裡，最讓我迷戀的還是冰雪。每年只要一到了冬天，我便希望天空能夠下起雪來。雪一來，我的心情便也立刻變得更加地開心快樂。看着那雪白雪白的厚雪，總能讓我興奮不已，產生一份親近的心理。它就像是上天賜予給我的一份珍貴禮物一樣，使我對其百般呵護，不敢毀壞。每次我都要小心地握起一把又一把的雪，雪握在手中是寒冷的，然而我的心裡卻是溫暖的。小時候，每當下雪時，便會三五成群地堆雪人打雪仗，可有趣了。長大後，不再像兒時那般嬉鬧，卻仍然因雪而高興不已。這時，我通常是一個人掩上門，輕輕地走進雪地裡，與雪作零距離的接觸，盡情享受一番雪意，而不必擔心會有任何東西來打擾，真是樂在其中，不亦快哉！

喜歡冬天，因為冬天讓我快樂；喜歡冬天，因為冬天讓我陷入沉思。

遺忘的島嶼



乘坐探險郵輪(expedition cruise)是新興的旅遊經驗，令人試過一次就會愛上。

郵輪航向之處盡是與世相遺的天涯海角，因此都採用載客量一百、排水量四千噸左右的小型輪船。

十一月初，老伴和我從北半球之冬，越過赤道，來到南半球之秋。從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踏上探險郵輪「獵戶座」，為我們的旅遊日誌開展了新的篇章。

Orion「獵戶座」二〇〇五年從大溪地啟航。自此巡航澳紐，遠征南極，橫渡太平洋，短短四年，已經是航海經驗豐富的一艘年輕小輪船了。

這趟十一天的航程名為「遺忘的島嶼」。黃昏，「獵戶座」從巴厘島啟航。經過一夜內海航行，清晨抵達印度尼西亞另一島嶼——科莫多島(Komodo Island)。早餐後，我們穿上救生衣，換上大頭鞋，乘「黃道帶」(zodiac)登陸艇登上科莫多島的一個淺灘Pink Beach。轉瞬間，「獵戶座」的乘客散布在粉紅色沙灘上，當中許多熱愛徒手潛水的大自然愛好者，忘我地穿梭於海龜、熱帶魚、珊瑚之間。原始純樸，寧謐潔淨，就是我們遠航而來最大的收穫。

印度尼西亞由一萬七千五百多個島嶼組成。其中，科莫多島是世界自然文化遺產，被譽為印度尼西亞管理最完善的國家公園。科莫多巨蜥(Varanus Komodoensis)是島上的稀有生態。別名科莫多龍(Komodo dragon)的巨蜥身長約三米，是世上最長的蜥蜴，目前全球總數量不超過五千。

科莫多島的第二天，我們展開了「尋龍之旅」。科莫多龍是冷血動物，每天需要吸收大量陽光，保持體溫

，才能發揮牠無比的力量。科莫多龍平時行動遲緩，對獵物進行攻擊時，卻異常敏捷，是極度危險的動物。

秋天的科莫多島，有綻放的蘭花，搖曳的木棉，澄藍的天空，飄逸的雲朵。告別這片原始土地，我們回到船上，享用廚師精心準備的午餐。

探險郵輪為傳統郵輪的豪華生活重新定義。「獵戶座」的乘客很少浪費食物。除了海上航行的日子，乘客每天都在歷險旅程中付出努力與汗水，才安坐下來享用精緻的美食。

澳大利亞大星級廚師Serge Dansereau是「獵戶座」的行政總廚，這趟旅程Serge一家四口與我們同行，他十歲的兒子Sasha是船上最年輕的乘客。Sasha有一套量身訂造的小廚師服，每當用餐時候，Sasha就跟隨父親忙碌於廚房與餐廳之間。他是船上眾人的寵兒。

這次航程還有另一位特別乘客，她是Orion Expedition Cruise的創辦人兼董事長布拉頓夫人(Mrs. Sarina Bratton)，郵輪上的旅客和員工都親切地稱她Sarina。探險郵輪是Sarina夢想與事業的結合，短短四年，「獵戶座」已經建立了穩固的客戶基礎。我們這次航程的六十七位乘客之中，只有十四位首次搭乘「獵戶座」，老伴和我正是其中之一。延續歷年的旅遊經驗，我們又一次成為探險郵輪上稀有的中國乘客。

科莫多島之後，郵輪載我們穿過松巴海峽(Strait of Sumba)，橫越薩武海(Savu Sea)，來到基薩島(Kisar Island)和揚德納島(Yamdena Island)，見到了印尼馬魯古群島(Maluku Islands)的原住民。

一六〇〇年，荷蘭與葡萄牙兩國商人為了爭奪馬魯古群島的香料貿易，令基薩島烽煙四起。時至今日，基薩島不再依賴香料作為唯一的經濟支柱，島上政府也積極發展旅遊業。



與「獵戶座」創辦人兼董事長Sarina Bratton藍乃才攝

極發展旅遊業。「獵戶座」抵達當日，政府出動所有小汽車，所有懂英語的導遊，還有官員，制服人員和村民出迎接待。

Rajah's House是基薩島最後一位皇帝的居所。皇帝月前去世，舊居只有他女兒和一些女眷居住。我們參觀了皇帝的舊居，見面禮儀是碰鼻子。皇帝的女兒以地瓜乾和兩種烈酒款待。Rajah's House和皇帝的女兒都是基薩島活着的歷史。

揚德納島(Yamdena Island)是整個航程最具挑戰性的一站。那天早上潮退，我們乘坐「黃道帶」作淺灘登陸，徒步走過二百米的珊瑚礁，再爬上一百多級陡峭的石階，終於到達我們要參觀的村子Sangliat Dol。這村子保留着一條古老的石船，村民為我們的到來，舉行了莊嚴的傳統祭祀儀式。島和船，就是所有島民的歷史與發展。

基薩和揚德納二島的原住民，對我們表現出極度熱情又充滿好奇。島民一張張美麗的臉攝入我們鏡頭之際，我們也成了島民拍攝的對象。那一刻，我明白到，地球上只有偏遠地域，沒有落後領土了。

從揚德納島往東行，「獵戶座」橫渡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穿過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到達澳大利亞大陸最北端的約克角(Cape York)。探險旅程的領隊賈斯汀(Justin Friend)說，約克角上本來豎立了一個牌子，註明那一點是澳大利亞大陸的最北端。數月前，牌子不翼而飛，可能被偷走了……

海上的日子並不寂寞。每天下午在「獵戶座」第六層的宇宙演講廳都有地理、生物或歷史講座，讓乘客增長知識。通過這些講座，我認識到生物地理學中，區分東洋區和澳大拉西亞動物區系的華萊士線(Wallace Line)，對瀕臨絕種的紅毛猩猩(orangutan)有更多的了解，還有海洋生態知識以及發現澳大利亞的航海家的故事。

泰勒船長(Captain Mike Taylor)有豐富的遠洋航海經驗，這次「獵戶座」的內海航程自然難不倒他。船長在崗位上表現嚴謹，工餘的嗜好卻很文藝。他有一副好嗓子，多次為我們演唱動聽的民歌。

航程的第八天，我們結束印度尼西亞的行程，從星期四四島入境澳大利亞。位於托雷斯海峽的星期四(Thursday Island)與星期五(Friday Island)二島，自一八八〇年開始發展珍珠工業。二次大戰期間，因島上有日本僑民居住，避過了日軍的轟炸。

航程的最後一站，是位於澳大利亞東岸大堡礁上，以「獵戶座」郵輪命名的Orion Reef sand cay。這座潮退時露出水面、潮漲則淹沒在汪洋中的砂島，令身處茫茫大海間的人，感到天地蒼茫，不知身在何處。令人對人類的渺小，有深刻的體會。旅程結束後，我們仍不斷為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作出反思。

「遺忘的島嶼」所追尋的，是人跡稀少的旅遊路徑，原以為探險者都以年輕人為主，事實卻出乎意料之外。老伴和我竟是乘客中年輕的一族，同行者大都是退休的成功人士，有二次大戰的英籍飛機師，上世紀七十年代參與關貿總協定談判的澳大利亞政府代表，香港回歸前夕為公務員本地化提供培訓的資深澳大利亞公務員。有一對農民夫婦，他們已經第十次乘坐「獵戶座」，在太平洋遊弋四十多天了。

老伴和我有幸與他們同遊。那些成功的故事，美麗的人生，讓這探險郵輪之旅無論在物質享受與文化內涵同樣豐盛，鑄造一次畢生難忘的旅遊經驗。

糕！」

事實上，自從他出任CEO後，惠普產品的經營業績穩步增長。

馬克在美國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單獨對謙遜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他認為，不恰當的「謙遜」是一把雙刃劍，往往會斷送了謙遜者的發展之路。

要想在職場上發展，必須做到真正的謙遜。謙遜不是自我否定，謙遜就是把話說到你的能力以下，比如說你能考A，那麼先肯定自己能考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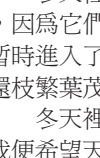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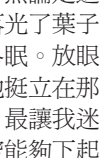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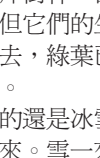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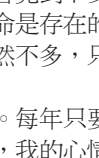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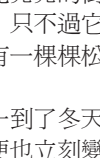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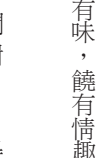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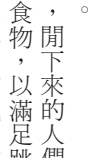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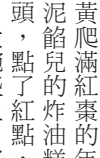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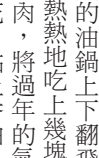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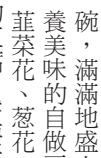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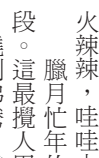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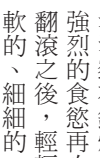
謙遜是懂得抓住機會，成功之後，面對別人的讚美時說：「其實沒什麼，只要努力，每個人都能做到。」

張金剛

味蕾上的冬季



一場罕見的大雪，猛地將時令扯入了冬季。那些沉睡許久的與冬有關的記憶，再一次與新被刺骨的寒冷喚醒，激烈衝撞着我的腦際；且隨着冬天的與日俱進，而愈發強烈不可抑制。而最為誘人的，當屬那冬日的美味享受。



在寒風中，那是飄雪的街頭，聞到一股香甜的烤紅薯味道，那一定會有一種溫暖的幸福感湧上心頭。似乎這甜美的味道只是為這冬季而生。街道旁，一臉淒涼的大叔或是大媽，守在一個大烤爐邊，辛勤地將這特有的美味傳至全城。來塊紅薯，要透透的，皮焦裡嫩的！一聲招呼，打開烤爐，迅速取出幾塊，用牛皮紙包了，遞給一旁饒口水的人們。既而，稀溜稀溜地啃食起來，留下一陣歡笑、絲絲甜香，灑散開去。

要是在農村，親自烤上一頓紅薯，那是再享受不過了。坐在旺旺的爐火旁，看着一圈紅薯被烤得滋滋冒氣，流出的汁液粘在鐵爐上，催發出的濃郁香味撲鼻。屋，強烈的食欲再次被激起。拿起一塊，在手裡上下翻滾之後，輕輕地剝開焦黑的外皮，便拉扯出軟軟的、細細的、黃黃的紅薯肉，直攪得味蕾加速分泌，迫不及待地將紅薯送入嘴裡，直燙得肚子火辣辣，哇哇大叫，卻也樂在其中。

臘月忙年的日子裡，也是一冬美食集中的時段。這最攪人胃口的便是做豆腐了。滿鍋的豆汁，燒到沸騰。這時主人早就按捺不住地端出了大碗，滿滿地盛上一碗，撒入白糖，美美地享受營養美味的自做豆腐。稍後，點點了滴水，又會擺出韭菜花、蔥花、辣椒油，大口大口地吃上一碗豆腐腦兒。做好的豆腐，需要炸了醃製方能保存。看着白嫩嫩的豆腐條，在滾燙的油鍋上翻飛，炸成金黃，十分誘人。捏起一塊，蘸着鹽，熱熱地吃上幾塊，真是香到了心裡。

噉香體的滿肉，將過年的氣氛調到了最濃。扯上一碗瘦肉，剁碎，拌上蔥花、點上香油、調入陳醋，吃得個滿嘴流香、肚鼓脹。那金黃肥滿紅紅的年糕，塊塊黏糯香甜；那包了紅糖芝麻、豆沙棗泥餡兒的炸油糕，個個甜沁心可人；那剛出鍋的糖卷、糖包、饅頭，點了紅點，寓意個個上添花；還有那各種餡料的餃子、湯圓，大碗盛上，寓意團團圓圓。國人過年的美食那真叫一個講究。

整個冬季，閒下來的人們，就開始變着法兒地忙活各種平時無暇去做的食物，以滿足跳躍的味蕾，品嚐豐收的喜悅，送走舊歲，祈福來年。如此，這個本是枯燥、暗淡的漫長冬季，也便變得有滋有味，饒有情趣。